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浅议

侯斌凯

山东交通学院，山东济南，250300；

摘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以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核心，通过采纳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等手段，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质的飞跃。这一过程体现了生态化、融合性、数字性和安全性等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动力部门、传导部门和诱发部门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结合，联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基于“数字+生态”要素的“未来农业”。此举旨在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组织联合创新，发展四大类业务，进而促进集体经济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村集体经济

DOI：10.64216/3080-1486.25.01.003

1 农业新质生产力特征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实践。其本质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的产物，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显著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颠覆式创新，该创新通过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属性，催生全新的产品、原料和工具；同时，通过改变传统技术路线和产品架构，创新应用场景并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此外，渐进式创新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来源，其过程涉及对原始创新的技术和产品进行吸收、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集成再创新。

颠覆式与渐进式的科技创新在农业领域生产力三要素中的作用，以及与农业基本制度的适应性调节，共同促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展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生态化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生态生产力的创造，它通过科技手段改造自然力，创造出具有生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质。生态使用价值体现在生态农产品和服务中所蕴含的“生态使用”价值；而生态交换价值则体现在通过改变人们的“持有预期”而附加的价值，例如生态资产的产权价值。

（2）融合性特征。在劳动者要素方面，新农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他们一方面从乡土专家、种植大户、种植能手中获得实践指导，另一方面与城市高等院校、农业研究所、农业龙头企业等建立稳固联系，通过“示范基地”、“农业科技园”等形式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传播。新农人还扮演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转译者”

角色，在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科学理念与地方知识的交融中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方式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下的生产方式在供给侧，以创新性产品或服务满足市场需求或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形成城乡融合型产业链。

（3）数字性特征。数字农业劳动者运用数字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掌握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并与数智化机器设备高度匹配，从事更高复杂度的农业劳动，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农业劳动资料数字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功能的网络设施、机器设备和农业生产工具等成为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标准体现，从而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对象数字化表现为在数字经济下，传统农业劳动对象和治理对象在数字技术的改造下，突破其物质性，成为能够输出数据信息的新型劳动对象，从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

（4）安全性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保障农业生态安全和粮食及食品安全的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观。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安全性特征通过研发推广一系列重点技术作为赋能手段，在创新农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体现出来。这包括提升农业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固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技术、绿色低碳循环作业方式；高效且低残留的绿色农药、低毒生物农药新品种；农机装备产业链中高端农业感知元器件、农业数字模拟、农业机器学习等核心关键技术；以及海洋生物、森林植株和农业高端特色种子的研发。此外，还包括粮食生产和流转中的收割机械技术、现代粮

食存储工艺、粮食加工减损增效技术以及消费环节的食物节约技术的研发推广。

2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理

2.1 技术-经济范式与生产力

生产力大发展总是始于技术革命,带动新要素、新技术、新基础设施和新产业的爆发,形成一系列通用技术和组织原则稳定地应用于经济领域;已有的主要产业逐渐被作为增长引擎的新兴产业取代,现有的技术和流行的范式被新技术和新范式所淘汰,已有的工作和管理技巧逐渐过时;一种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的主导技术结构、新生产组织形式、新商业模式、新制度框架等得以形成。可以说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技术-经济范式,研究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可以具体化为对特定技术-经济范式的规律的探究。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认为技术-经济范式是指技术革命产生的经济社会最佳实践模式,系统地阐述了由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变迁。该理论认为,历史上出现过五次技术革命,形成了相应的五类经济范式:早期的机械化范式,蒸汽动力和铁路范式,电气和重型工程范式,福特制大规模生产范式,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当下的数字技术经济范式有其一般及特殊的规律性。

2.2 技术-经济范式形成的基本规律

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型是通过关键要素的演变实现的。在投入成本显著降低、供给迅速增长,并因此在经济体系中广泛采用的情况下,这些关键要素成为替代传统生产方式、形成新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资料。关键要素的普及依赖于三个主要部门:动力部门(the motive branches)、传导部门(the carrier branches)和诱发部门(the induced branches)。动力部门是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的核心,负责向整个经济系统中投放关键要素,发挥驱动示范作用;传导部门是技术-经济范式中,对关键要素使用最为密集、最为活跃的组织,其产品能够代表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生产力水平,通过向产业链上游提供投资,释放对关键要素的信心信号,从而对经济增速产生显著影响;诱发部门是促进动力部门和传导部门的关键要素最大限度扩散的部门,该部门的相关产业通常在旧范式中已经存在,但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这些产业能够迅速流行并加速增长。生产力的培育即为有机地培育这三类部门,促进关键要

素推广普及的过程。

2.3 “未来农业”基于“数字+生态”要素通过“三部门”赋能农业

未来产业,作为由前沿技术所引领的产业,其特征在于新商业模式和新产品服务的展现。对于未来产业的识别,需综合考量技术成熟度、市场潜在需求以及要素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李晓华,2022)。尽管技术进步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市场需求及其产业化过程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可预见的未来,农业产业生态化,即生态化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将成为“未来农业”的典型代表。

在“未来农业”的范畴内,“数字”与“生态”成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核心要素。农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数字+生态”展现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关键要素特征。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导致生态要素成本的降低,生态技术(包括生物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等)因内嵌数字技术而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和传播性,从而显著降低了应用成本;同时,数字技术与低碳基础设施的普及增强了数据要素和生态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减少了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风险。其次,数字要素的供给在包含生态农业要素的情况下得到增加,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通过各种农业感知终端实现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相关数据呈现指数级增长。第三,“数字+生态”要素的应用趋向普及化,在“双碳”、“双减”背景下,绿色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渗透至农业产业链的各个层面,数字化的生态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化农业生产和农业电商在生产、流通等多个领域广泛出现。可以说,“数字+生态”作为关键要素,塑造了农业农村的“技术-经济范式”,而农业新质生产力蕴含其中。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需要在乡村农业产业化的再生产各环节着力培育“动力部门”、“传导部门”和“诱发部门”,进而基于技术-经济范式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

3 农村集体经济功能及其在生产力赋能中的作用

3.1 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统筹考虑集体经济的双重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经济功能方面,“集体”要在市场机制下,在承担决策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在社会功能方面,“集体”需要考虑增加集体成员的整体利益,拓宽集体成员的收益渠道,为全体成员提供人力资源社会服务、农村产业发展技术支持、资金流动性支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还要拓宽集体成员的参与渠道,照顾弱势成员利益,强化内生合作。兼顾经济与社会功能,就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路径,而是要“嵌入”农村社会,是有条件限制的发展。

3.2 农村集体经济业务范畴

鉴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承载的双重功能,其发展范畴受到特定限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应积极探索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种形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发包涉及将资源交由其他企业经营,并从中收取使用费;物业出租则是指集体资产如物业或房产的出租,以获取租金收入;居间服务指的是提供中介服务,通过信息优势赚取中介费;资产参股则是将集体资金投入企业或项目中,通过股权获取收益。这些经济活动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有效地将收益与经营风险分离,使得集体经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从而保障了收益的稳定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联结“三部门”接受新质生产力赋能

从农村集体经济的业务类型可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合作开展农业基本业务时,扮演着“依附”角色。通过引入三大部门至农业农村经济,实现“数字+生态”要素的生产力潜能释放,进而通过四大类业务的价值拓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首先,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核心部门,动力部门主要由从事“数字+生态”要素相关农业科技研发的企业、高校、农业研究部门等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向整个农业农村系统提供“数字”与“生态”要素的最新研究成果。动力部门需借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能力,以低成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推广试用联系,将成果推向产业链。在成果推广过程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四大类业务的发展,并在依附主体生产力提升中拓展收益来源。

其次,传导部门主要由具有创新能力、创新意识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小微创业组织构成,它们在“数字+生

态”要素的使用上最为活跃,不断向产业链内各企业传播关键要素的使用和创新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与传导部门类型的龙头企业和创业组织合作,开展与“数字+生态”要素相关的四大类业务,在依附主体生产力提升中拓展业务渠道。

最后,诱发部门主要由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构成,它们在新的“数字+生态”要素下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对新的农业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采用,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和动员发面的助力,而此过程也即农村集体经济开展四大类业务,依附主体生产力提升实现增收过程。

4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路径

4.1 确定赋能发展的经济联合类型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就是促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三大部门的相关企业组织合作,借助相关主体企业组织发展“数字+生态”要素农业,创新集体组织自身发展四大业务模式的过程。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区位的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大体可采取三种类型的联合经济:城市近郊的,依托城市化发展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城市合作开展房地产租赁、生态资源发包服务,形成经营性社区股份合作;传统农业区的,提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方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数字化居间业务和资产参股业务,形成集体股份合作;工业发达地区内的,依托工业产业的数字化发展需求,开展来料加工、资产参股工业化业务,形成农业要素升级型股份合作集体经济。这些经济联合能够形成的关键是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区域的动力部门和传导部门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合力之下初具规模,应辨识清楚区位农业新质生产力态势,因地制宜选择经济联合类型。

4.2 明晰赋能发展的联合组织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合首先体现为行政区域的整合,涵盖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个层面。内部整合主要涉及本村农户的合作组织与村集体的融合;而外部整合则主要表现为村与村之间的联合,其中村与村的联合作为当前联合的主要形式,可细分为四种模式:一为同一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自主经营模式和在地投资模式;二为跨乡镇行政区域的飞地投资模式和平台经营模式。无论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最终均表现为以村集体为

中介的联合体与新质生产力代表的动力部门、传导部门和诱发部门的合作关系。

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体的各方共同开展四类新型业务：首先是数字生态型生产性服务，包括数字化农机作业、绿色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绿色生态农业生产融资、农业保险等；其次是数字化流通性服务，涵盖数字化农资供给、仓储物流、数字化农产品营销、农产品批发等；再次是数字化管理性服务，包括数字化物业管理、劳务派遣、矛盾协调、履约保障、监督管理等；最后是各类政府购买的生态公益性服务，如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的项目管理等。

4.3 设定赋能联合发展的党建治理机制

对于行政区域内的集体经济组织联合，首先采用“党建+产业协会”、“党建+合作社”等联合治理机制，将农村内部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数字”要素组合，以“党建+协会+公司+农户”的形式提升村内资源的可

利用程度。然后，由行政村组建片区，成立片区联村党委，以定期会商机制，协调解决跨乡镇、跨区域联动的一体化发展问题，实现跨镇域的跨村联合，形成富村带穷村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素产业的党建生态。最后，基于联村党委与代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力部门、传导部门和诱发部门企业组织组建联合党委，协调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建设方面的利益联结问题，以“党建联盟+村党组织+企业+基地+农户”的治理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林春、文小鸥. 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升级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1（02）.
- [2] 王姝楠，陈江生. 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J]. 上海经济研究，2019（12）
- [3] 王小林，谢妮芸. 未来产业：内涵特征、组织变革与生态建构[J]. 社会科学辑刊，2023（06）。